

1208

大觀文史資料

(紀念辛亥革命80周年)

政協安慶市大觀區文史委員會

9/1

(第一輯)

前 言

今年是伟大的辛亥革命八十周年。八十年前(1911年)，我国人民为结束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，实行民主共和，爆发了震撼世界的辛亥革命。安庆地处皖西南要冲，濒临长江，连接鄂赣，当时又是安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，革命斗争十分剧烈，无数仁人志士在这块土地上抛头颅，洒热血，谱写出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篇章。

为了纪念辛亥革命的伟大业绩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，我们编辑了这本小册子，着重介绍我区境内有关的辛亥史迹，以示我们的追怀与纪念。

本辑从征稿选编到印刷出版，曾得到不少单位和各界人士的指导和支持，我们在此谨表示诚挚的感谢！并对直接参与过这一工作的所有同志，表示深切的谢意！

由于我区政协文史工作力量薄弱，水平有限，疏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，敬希史学工作人士、前辈老人以及各位读者，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目 录

前 言

辛亥革命在安庆……………沈 寂 (1)

血染宜城 功照汗青

——谈1907、1908年安庆起义的成败

……………安庆师范学院 闵传超 (16)

徐锡麟烈士传……………闻少华 (33)

熊成基烈士传……………黄德昭 (37)

辛亥革命在安庆有关事件的论述……………蒋元卿 (41)

大观区境内纪念辛亥革命烈士的三条路名

……………蒋元卿 (45)

认真做好我市辛亥革命遗迹的调查、保护工作

……………市博物馆 胡寄樵 (47)

辛亥烈士墓地寻踪……………观 志 (49)

大观区境内辛亥革命的遗址……………观 志 (54)

徐伯荪在东湖……………知 堂 (56)

房秩五老人遗作两章……………长璞辑录 (57)

山阴烈士归葬挽诗……………微 声 (59)

柏文蔚出任安徽都督的始末…………… (60)

辛亥革命时期的易越村……………景 星 (71)

补 白

关于《安徽船报》的社址…………… (32)

究竟是萍萃楼还是萃萍旅馆…………… (40)

辛亥革命在安庆

沈 寂

安庆是辛亥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之地。从辛亥革命的十月到癸丑的七月，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，都具有突出的典型性。皖督更迭次数的频繁，为全国之冠。皖城在此期间所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。它既是南北势力对峙的前哨，又是东西对垒争夺的场所。现在简述其从响应武昌起义到二次革命失败的经过，温故知新，以志纪念。

在辛亥革命时期，安庆是一个有革命传统的省城。徐锡麟在安庆演的孤胆英雄刺恩铭，震惊中外；熊成基的马炮营事件，更是岳王会苦心经营好几年才发动的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。均有着自己独特风格。武昌首义后，鄂军政府传檄到皖城，要求“相与左提右翼，靖此南陲，……共建民主，永享治平。……”安庆的革命者，早就跃跃欲试了。

但是，安庆的宣布独立，却迟迟在11月8日，不仅比湖南、九江、南昌为迟，且比陕西、山西、云南、上海、浙江、江苏都要晚。在革命高潮来临的时刻，毗邻鄂省的安庆，不能立即响应者，关键在皖抚朱家宝。朱家宝是一个精

勇强悍的剑子手，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血腥镇压熊成基马炮营起义。并一反冯煦所为，大肆株连党人，使安庆的革命领导核心岳王会摧残殆尽，一蹶不振。朱家宝还是一个政治嗅觉十分灵敏的反动家伙。当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，立即感到自身处境的危险：“自昔武汉用兵，必先注意安庆”。则电请海军部调集长江兵轮，“防堵九江，以杜下窜。并给安庆所有的军队（包括新军在内，当时安庆有新军第三十一混成协，下辖六十一、六十二两标）都发了子弹，加强防守。后来风传新军有起义响应武昌的动向，又把新军都调出城外（六十二标驻集贤关，六十一标驻五里庙，相距甚远）所发的子弹全部收回。并从两标中抽人临时成立一混成营，赴鄂皖交界的英山驻防，以截革命军从陆路来。同时向南京要来江防营五营，帮助镇守安庆。

革命党人吴旸谷是老同盟会员，曾在安庆新军活动过。中部同盟会总部在上海建立，他赴沪与范光启、宋教仁、陈其美等联系，返皖途中，适值武昌起义，即到安庆密约王天培等同志响应，但因安庆的革命力量“一挫再挫，豪健散亡”。又有新到的江防营严密防守，难以发动。即西上湖北，与黎元洪谋联合，自任“斡旋长江大局”。黎元洪愿“以一混成协军火相助”。吴重返安庆，约定新军于重阳起义。因临时推定的指挥胡万泰畏葸失误，新军枪中又无子弹，无法发动进攻。朱家宝得讯后，下令遣散六十一、六十二标新军（缴还军装，每人发银六元），并闭城按户搜索革命党人。此时吴旸谷被封锁在城内，情势万分危急。咨议局议长童搢芳（茂轩）“急诣抚署谎言城内暗伏革命党数百人，携带炸弹无数。急则暴发与城俱尽，缓之则阴挟危险物自

去，宜戒门者禁入不禁出，消害无形”。朱家宝然其言。吴旸谷遂得脱险，再赴武昌。但这时鄂军正与北军酣战，没有兵力可以援外。于是由詹大悲陪同至九江请兵。浔督马毓宝也一时无兵兼顾，吴旸谷遂先率学生军东下，到达省垣时，安庆已宣布独立。

十一月初，革命形势如破竹，全国宣告独立的省份已过半数。以咨议局为代表的安徽绅商，欲争取主动，和平过渡实现安徽的独立。先劝说朱家宝“顺应人心”，效仿江苏巡抚程德全。但是，朱家宝誓与革命党人势不两立，他的家乡云南于重阳独立后，革命党人拘捕了他的父亲，“令作书劝之降”。朱因恋于官位，决心“移孝作忠”。其父“旋愤卒”。家宝仍不以为然。以所他给咨议局的答复是“家宝食清之禄，死清之事，城存与存，城亡与亡。诸君无复多言。”

11月4日——7日，皖北咨议局成员王庆云，张纶与党人张汇滔等起兵于淮上，逐走寿春总兵，宣布寿州独立。这对省垣是一个很大的推动。省垣咨议局召开全体大会，决定于11月8日（九月十八日）由地方自行宣布独立，把龙旗换成白旗，到会者约五、六百人。同时作出六条决议。其中有：“飭江防营撤回”；“朱家宝去留，听其自决”。一星期前还坚持反动到底的朱家宝，此时竟然一反常态，表示接受咨议局的意见。固然有人向朱家宝献计：“阳示反正，可保全地位，以待时变”。要他“保全地位，以待时变”的，其实是袁世凯。袁世凯怀着勃勃野心，从彰德再次出山，就密电朱家宝：“顺应时势，静候变化，不可胶执书生成见，贻误大局。朱家宝与袁氏的关系非同寻常，他儿子朱纶拜载振为干爹，就是由袁氏引进的。今天择投新主，就是不“胶

执书生成见”。奉令坚守安徽这块阵地，才能不“貽误（袁氏）大局”。

咨议局举朱家宝为安徽军政府都督，革命党人王天培为副都督，使清抚与民督合署。朱家宝借口各省独立都没有设副都督的名称，要求改为军事总监。暗中差使巡防营统领刘利贞蛊惑军心，煽动数百流氓反对王天培强令剪辫为名，牵率皖绅童茂轩、邓申侯（绳侯）等人闯入都督府，公然反王拥朱。革命党人不甘示弱，王天培则于第二天亲赴都督府，直向朱家宝索取印信。自称由鄂军都督黎元洪派来的皖省大都督。朱家宝把印信交还咨议局，王天培又赶到咨议局诱取，一面委派同党担任机关各级职员。一切行动，都是采取强迫手段，致多方不满。甚至引起一些群众拥集军司令部（督练公所）向王天培索取印信。11月11日（九月二十一日）商民罢市。反对王天培抢印。经各界代表窦以钰、洪思亮等人的调解，王天培终于把印信交了出来。自己也离开安庆赴淮上，绅商学各界仍举朱家宝为临时都督。

咨议局苦心孤诣地设计清抚与民督合署的方案，其意愿全部表达在11月8日的安民告示里：“照得武昌起义，同胞万众一心。各省闻风响应，从未妨害安宁。皖省长江重地，独立乌可后人。……转瞬民国成立，人人共享太平。”他们着重衡量了安庆的军队，既有倾向革命的新军，也有忠清反动的巡防营和由南京调来的江防营。但新军已为朱家宝解除了武装，有些已被遣散。虽然在宣布独立前的会议上，决议“速将已解散之新军招回编制”，一时还难以做到。而巡防营和江防营都全副武装，牢牢为朱家宝掌握。安庆绅商深虑“江防营素无纪律，惧一经反正，恐其糜烂地方”。巡防营

更是这样。还有一支新军组成的混成营驻守英山，又是远水难解近渴。所以他们想利用朱家宝羁縻旧军队，以实现“安宁”的独立。朱家宝则就汤下面，执行袁氏的任务。王天培不服，更引起绅商的反感。安徽咨议局本想实现和平过渡，其结果，所付出的代价既巨且惨。

二

皖省咨议局在推举朱家宝为都督的条件中，虽有“伤江防营撤回”的一条，但江防营的离开皖境，并非由朱家宝打发走的，而是由于江宁下游的苏、松、常、镇各府纷纷独立，使“江宁防务吃紧”是由江督张人骏主动把他们从陆路调回去的。事也凑巧，江防营前脚离皖（11、11）江西的浔军后脚开进了皖城（11、13）。不过，这支军队是由皖省自己请来的。

在九江称浔督的马毓宝，本是南京五十三标标统，武昌起义后，盖为两江总督应朱家宝所请，该标被派“驻防九江，以杜下窜”。但是马毓宝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，也竖义旗，宣布脱离清廷。这次是奉鄂督黎元洪之命，发兵东下。浔军进入皖境后，又分二路。一支由黄焕章率领，留安庆；一支由黎宗岳率领，直捣金陵（实际上留驻在大通）。他们控制了安徽的局势。

浔军出兵东征，早有拟议。原拟由浔军参谋长李协和统领，后闻安庆已经光复，遂改派黎宗岳和黄焕章。黄焕章“才识远不逮李协和”，其出身既“低微而又庸劣”，一切由兵站长顾英出谋。顾英是个唯利是图之辈。所部约二千人，多是临时召集的“洪江会匪，纪律之劣，尤在江防营

下”。皖紳本指定他们在东门外五里庙标营驻扎，不要进入皖城。黄部不听命，全数进驻城内师范学堂。安徽军界倡议与淞军共同组织军司令部。推黎宗岳与胡维栋为中央司令长，唐润甫、管鹏为军务部长，宋邦汉、刘国栋为参谋部长，胡万泰、龚克定为司令部长。……顾英本想攫取财政全权，只捞了个庶务科长，黄焕章也未得委要职，均大为愤愤。

15日（二十五日），淞军参谋长李协和通知黄焕章率部回九江。顾英则怂恿黄焕章向安徽咨议局索饷万元。咨议局寡以难以在顷刻间难以筹集偌大款项，答允先发二千五百元。顾英竟唆使军队鸣枪威吓，使全城震恐。咨议局急忙把黄焕章邀到局署磋商。顾英就利用这个时机，拥众到都督府。朱家宝听到枪声，疑心是淞、皖军联合攻他，遂仓惶绕城逃去上海。顾英就与都督府的卫队合流，焚掠都督署，枪掠军械所，洗劫藩库。一时乱兵满城，谁也阻制不了。傍晚时分，巡防营和城中的无赖，群起劫掠，混水摸鱼。凡富绅及三牌楼、四牌楼一带的商店和公典，莫不被祸，无一幸免。淞军回营时，“所掠衣物，堆集整齐，知其出于预定计划”。

这次洗劫的损失是惨重的。据事后不完全的统计：一、藩库所存的银洋，约有八万余元；二、军械所快枪二十余支，子弹一百余万发，机关炮六尊，过山炮十二尊；三、商店及居民被劫掠的，约有百余家，所失达百万。一不做二不休，黄焕章在抢劫的翌日，干脆重组军政府，自任总司令，“前已举之人员，皆置之不理”。抓几个市井流氓，当众枪毙，宣称是抢劫、放火的主犯，以图掩饰。

黄焕章、顾英纵兵抢劫时，吴旻谷正好应芜湖电邀不在安庆。17日返皖，只身入黄司令部“严词诘责”，黄仍托

词无军饷，吴旸谷说：“饷事我负责，汝当即日离省。”就在此关键时刻，有一个叫王则的徽州人，自称是由黎大都督派来的代表，以危言悚焕章：“吴旸谷来，必讨乱皖者罪，公无望出安庆一步矣”。黄自知有罪，益不自安。下密令软禁吴旸谷。咨议局的洪思亮、黄书霖等闻讯后，多方奔救，百计营救，又恳欧美人士出面担保。黄焕章即喊其派卫队以手枪乱击吴旸谷。吴中七枪。命毙于别室。于是城中又大乱，一些与黄焕章有牵连的人跑了，藩署在大乱中付诸一炬。安庆的糜烂由此达到极点。

得军的暴行，特别是枪杀吴旸谷，激起了皖省军民的公愤。安庆城中仅有的马队一营（原属混成协），本欲与得军相拚，但因人数少，又无军火，未轻举。现在，驻在英山的混成营，已闻讯赶回，胡万泰率先部达安庆西门，管鹏等也潜出巢贤关，约集散驻城外的新军余部，与胡万泰会合讨黄焕章。韩衍等在城内把各校的学生组织起来，成立青年军。城内城外联成一气。一场与得军的火并，看来势不可免。皖绅陶谔（寿民）等，怕桑梓又被战祸，乃相与调解罢兵。并联合绅民电请黎宗岳为都督。黎宗岳同意后，声称把军政府就近设在大通镇。

武昌、九江都得悉安庆所发生的一切。九江都督马毓宝即派李协和来皖查办。11月20日晚到达宜城。通过老同学（李与胡万泰等都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）的关系，会合諮议局的各界代表进行调停。限黄焕章于三日内离开皖境。安庆的绅商各界，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，急欲有人出来维持大局，日前推举的黎宗岳又不在安庆，因此又议请李协和为皖督。李答允暂时代理。可是，到第三天，街上出现了散兵。

檄文历数黄焕章在皖城所犯的罪行，并总结了前一阶段安庆混乱的历史，最后指出：“今与浔军约，今日不去，愿以明日，明日不去，愿以三日，三日不去，则是终油乱一隅矣。吾皖各界，有周公东山之例在，殄厥渠魁，余者分别诛释，惟明鉴之”。同时，“备筵醢李之行”。这是安庆的革命党人对浔军所下的兵礼相辅的逐客令。他们所以采取这样的行动，是因为他们看出了李协和这次来皖，是“合黄贼为一，意在盘踞”。他们在驱逐客军的同时，还责问皖绅（咨议局）黄书霖、洪思亮等“何故受贼委任”黎元洪亦电令李等即日回九江。浔军遂于11月28日乘安吉小轮返浔（民元，柏文蔚莅任皖督，先拿王则枪决，并请通缉黄焕章归案法办，适宋案起，遂中止），安徽各界才得收拾余烬。由邓绳侯、史推恩（恕卿）、潘世琛、韩衍等人出面，筹组“维持皖省统一机关处”。下设军政、民政、财政三部。为了息止争端，暂不设都督，虚席以待贤者。但是，凡内外交涉及发号施令，都由统一机关处执行。设参事会以为监督，推邓绳侯为议长。

为什么在浔军乱皖的余烬中所筹组的机构，不称都督府，而名“维持皖省统一机关处”，则必须补述一笔乱世中纷起的群雄。安庆自咨议局推举朱家宝为都督以后，对“都督”一席垂涎者纷纷出现。先由王天培与朱家宝争督。朱在此时做都督，由于形势的不同以及其心怀鬼胎，再不能像巡抚那样专权了，一切都推交巡警道方耿环。方耿环就成了由朱家宝派生出来的实际上的都督。六十二标教官刘国栋，认为有机可乘，率领一部分新军包围巡警道的衙门，赶走了方耿环，就自己称起都督来。胡万泰也曾带领测绘学堂的学生

数百人，包围巡抚衙门，勒令朱家宝交出印信，扬言他是同盟会派来的安徽都督。在此期间，由咨议局推举的都督有四，自称都督者则有三。维持皖省统一机关处的出现，就是为了结束这样的混乱局面。

三

当鄂军政府以黎元洪的名义电约各省代表，至武昌议商组织中央政府的同时，老革命同盟会的根据地江、浙、沪也联名发出同样的倡议。于是，出现了同盟会与鄂军政府对领导权的争夺。黎元洪令浔军东下之时，也正是江浙组织联军令攻江宁的时候。双方的目标都是为控制东南重镇——南京，以稳固自身的地盘。由于鄂方受到北军主力的牵制，派不出足够的兵力。江浙联军则以优势的兵力，捷足先得了南京。终于争得了组织中央政府的地点，由此形成了宁、鄂门户之见。浔军黎宗岳遂留驻于大通。

安徽地处宁、鄂之间，政治形势不可能不受双方的影响。

在辛亥革命中，安徽地区的革命活动，是以岳王会为中心自成体系的，但在熊成基起义被镇压后，主力损失殆尽，革命活动已基本上依附同盟会。特别是中部同盟会总部在上海成立，有许多皖人是其中的主要成员。安徽的咨议局与江浙立宪派的关系比较密切，曾为收回铜官山利权、苏杭沪的筑路权并肩战斗过。加上浔军洗劫安庆的惨痛插曲，使得安徽在革命中心东移的时际迅速倾向宁方。孙毓筠出任安徽都督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，应运而起的。

孙毓筠，字少侯，当朝相国孙家鼐的侄孙。光绪末造，“以富家子破私产十余万金资助革命事业”。一九〇五年，

先叫妻子汪氏带领两个儿子到东京留学，自己也于次年东渡，参加了同盟会。深得孙中山器重，曾代理同盟会总部庶务长之职。江苏光复，孙毓筠被任为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，各省代表在沪时就选举他为安徽省都督。安徽旅沪同乡会也公推他为皖督，同盟会任他为安徽省支部长。在南京被联军克服的第二天，孙毓筠到达芜湖，以皖省都督的名义通电全省各属：“本都督辱各省都督公举，并由本省代表公推，义不容辞，已于本月十三日（12月3日）由沪莅芜，巡视军民各政，即日到省视事。所有各府州县官吏局所，均暂照旧办事。如有更换，由皖南北民政部长遵员详请本都督委任，不得私举，致涉纷歧。……”安庆得讯后，乃召集临时省参事会，“全场一致票选孙毓筠为皖军都督”。淮上军总司令和庐州、芜湖、大通等军政分府也一致拥护。

维持皖省统一机关处至此已完成了它的任务，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。统一机关处所虚席以待的都督一席，也正是孙毓筠。孙毓筠于此时此刻，是非他莫属的皖督人选。

正式的安徽都督，应以孙毓筠为第一任，为使全省事权统一，对各地现有的军政分府，应一视同仁地予以撤销。但孙毓筠莅皖后的第一个目标，也是他全力对付的却是大通的黎宗岳。为同盟会扩大势力范围出发，孙毓筠奉同盟会之命，首先驱逐鄂方势力，那是合乎逻辑的。

四

黎宗岳被驱走之后，安徽的矛盾深入内部。柏文蔚想回安徽取孙毓筠而代之。几乎于孙毓筠到任之日起，这个斗争就已经揭幕了。这场斗争形式上是从韩衍身上开始的。孙毓筠

回安徽就任都督，仅光杆一人。维持皖省统一机关处的秘书长就是韩衍，是一位衷心拥戴孙毓筠的人。他为孙的莅任，作好了一切准备。

韩衍，字蓍伯，又名重，原籍江苏丹徒。曾入小站袁世凯幕府，对袁氏之为人，了解较深。与同盟会早有联系，孙毓筠在南京被捕；他受到嫌疑，潜遁日本。后由杨士骥推荐来安徽。任督练公所文案。时值熊成基起义失败，他又以同盟会会员参加了岳王会。并与陈白虚、孙养廛等创办《通俗报》，鼓吹革命。得到咨议局成员的支持。

辛亥，黄焕章蹂躏皖城。发起“维持皖省统一机关处”被逐黄焕章，文钱李协和等举动，都是由他主谋。他在“统一机关处”的发起文中说，为不使“吾皖三千万人之生命财产为个人都督的代价”，才“虚此一席”。他把城内陆军小学、测绘学堂、尚志小学等校的学生组织起来，成立青年军。自任总监军，亲自为青年军上“精神教育”课。使一支具有七、八百人的知识青年武装，成为朝气蓬勃，军容严整。纪律严明的新型队伍。易白沙和高语罕等优秀青年，是这支队伍的主要领导骨干。它对维持省垣的秩序、治安和局势的稳定是建有首功的。孙毓筠莅任后，青年军直隶于都督府，受孙指挥。孙毓筠的皖督，就是依仗这支青年军。

韩衍还在安庆发行《安徽船日报》，作为都督府的喉舌。又与高含（语罕）、易岬（白沙）办《血报》，为青年军的机关刊物。韩衍在安庆光复的初期，确实起了很大作用。

韩衍是个急进主义者。他的政治思想，从他在对青年军的“精神教育”讲话中，可见一般。青年军标榜的是人道主

义)表现在以“人”字旗为军旗),但采用的手段却是“弹丸政治”。看来,他是以枪杆子解决问题的,言辞之间,充满杀气。使温和派闻之胆颤,本来支持和赞助他的一些立宪派人物,都产生不满情绪而远离他了。

自安庆光复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,时间虽只几个月,安徽的革命派与立宪派(以咨议局为代表),都起了很大变化。同盟会由秘密转为公开,咨议局也由参事会而临时议会。同盟会不仅公开,而且已成了掌权的政党,随着革命重心转向宁方,似乎南方诸省都成了同盟会的天下,有些党人盛气凌人的傲慢神态,不可避免地使人反感。“于是凡非同盟会的团体与由同盟会分化出来的团体,渐有互相结合以抗同盟会的趋势”。分化首先始于同盟会。据有的记载说:

“发动安徽起义的主要是一些同盟会会员,可是因为他们争权夺利,竟分化为八个党派:①社会党(吕大任);②统一党(姚愚);③工党(洪梦揆);④平民党(韩衍);⑤保安会(青红帮);⑥进化党(范围);⑦自由党(高介);⑧国民党(管鹏)”。关于非同盟团体与同盟会分化出来的人相结合对抗同盟会的情况,据常藩侯说,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,安庆尚有五个党。“国民党,负责人是常藩侯;自由党,负责人是程筱苏;民主党,负责人童懋轩(挹芳);统一党,负责人陶寿民;共和党,负责人光升”。在这五个党中,除国民党外,其余四个都是原来的立宪派组织的,这时他都是临时议会的成员。

从各党派所掌握的报纸上,可以看到都督府与临时议会的矛盾。《安徽船》是都督府的喉舌,《民岩报》还代表同盟会的声音,另有一张《共和急进报》者,就是与之唱对台

的了。《共和急进报》攻击韩衍，公然袒护袁世凯，宣称“大总统一席非得雄才英略之袁项城万不足以胜任愉快”。而韩衍则认为“中山一去中原暗，快组虚无一党行”。该报在1912年3月15日的《社论》中，已把矛头直指孙少侯。

他们不满意在同盟会控制下，由十七省代表所推选的皖省都督，要求由皖省人民自己来选。甚至说安徽至今不能统一，“推原其故，皆自孙少侯始也。”

这是欲与同盟会相抗衡的声音，并不足虑。可畏的是来自内部的反对派。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与《共和急进报》异曲同工的论调：“孙毓筠吸食鸦片，白天不办公，不见客，实权握于韩衍之手”。并说，“韩衍是江苏人，安徽同胞为了爱护桑梓，必须实行皖人治皖。”此论来自驻守在浦口的第一军军长柏文蔚。柏文蔚想当皖督，曾托黄兴转陈过临时大总统孙中山。孙中山说，柏文蔚和孙毓筠，都是革命同志，又是安徽同乡，让他们自己商量。如孙不愿相让，以后再谈，所以柏文蔚才是与孙毓筠争皖督的劲敌。

这个消息传到安徽后，有关方面是有反映的。如程恩普，丁象谦、高语罕、梅佛航、管鹏等，就曾联名邀请韩衍加入安徽太和县籍，并在安庆北门内醒民戏院召开欢迎入籍大会，故意大肆张扬。《安徽船日报》上指名攻击柏文蔚。骂他不是为了推翻清室而参加革命的，而是借此抢夺地盘，升官发财。准此，柏文蔚也有电文致孙督，相互谩骂指责。韩衍则把孙、柏往还电报，编成《五日交涉记》向外散发。这样，就使矛盾由表面化更趋于激化。柏文蔚“认为孙是阿斗，韩是诸葛亮。要使刘禅就范，必先解决孔明。不久，韩衍遇刺于安庆同安岭时。凶手是柏文蔚的本家侄子柏若浩。

据说在柏文蔚接任皖督之后，柏若浩不仅逍遥法外，还经常当众夸耀刺韩之如何勇敢。韩衍死，无异砍折了孙毓筠的臂膀。同时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，对皖督的更选也不是没有影响。

柏文蔚在安徽不是等闲之辈，在辛亥革命中，更是显赫一时。他掌握的第一军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控制苏、皖两省要道、实力相当雄厚。尤其在安徽，基础更深厚。一九〇三年，柏文蔚在安徽大学堂学习，就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，旋入武备练军。一九〇五年与陈仲甫、常藩侯在芜湖组织岳王会，也是主要负责人之一。岳王会是安徽辛亥革命的领导核心。柏在同盟会的地位没有孙毓筠高，但他的实力远比孙为强。黄兴是支持柏的，陈仲甫在安徽光复后，由孙毓筠邀回任都督府秘书长（韩衍是统一机关处的秘书长，孙毓筠督皖后是都督府秘书，与秘书长同为特任），因与孙的意见不一，不久将秘书长让与李光炯。柏返皖，陈仲甫才再次出任皖督府秘书长。陈亦主张柏返皖取代孙的。陈对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均保留有自己的看法。在此期间，他是支持柏文蔚一方的。所以柏文蔚的回皖，内部也有人为之开路。如果说孙中山与黄兴之间的分歧，反映了华兴会与兴中会的痕迹。则柏文蔚与孙毓筠的矛盾，也属岳王会与同盟会之间的门户之见。

几个月前，孙毓筠众望所归被拥为皖督，是形势的需要。而今他已被内外夹攻，又到了非走不可的地步。不过，造成这形势的，固然是自身矛盾的运动，袁世凯促成其事，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。南北议和告成，使南方失去了主动。但在唐绍仪内阁任内，还曾按同盟会的意愿，宣布王芝祥为直隶都督，柏文蔚为山东都督。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安排。